

又學叢刊

投 影 集

唐 弢

文化生活出版社

有版權

定價八元五角

投 影 集

唐 駿 作

發行人

吳 文 林

發行所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上海重慶路一四八號
重慶國民路一四八號

印刷所

文 化 生 活 印 刷 所

巴 金 主 編 文 學 叢 刊

第 六 十 六 冊
共 六 十 六 冊

魚汛	三月天	荒	使命	利娜	秘密的故事	遭遇	隨糧代徵
宋 樾	屈曲夫	田 濤	李健吾	巴 金	舒 羣	金 魁	高 詠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中篇	中篇	中篇	長篇

江南曲	木廠	沉淵	投影集	囚綠記	霧及其它	夏蟲集	貝殼
王統照	鄒荻帆	林 柯	唐 駿	陸 蠡	靳 以	繆崇羣	莊瑞源
詩集	長詩	戲劇	雜文	散文	散文	散文	散文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四月初版

三十七年七月再版

序

人們一到了注意自己的時候，這該是十分無聊的了。我小時有一個幻象，也許是從什麼繡像小說裏勾出影子，由此塑成的吧：那是一個無敵的英雄，披着全副武裝，挺槍躍馬，在黃沙滾滾的戰場上馳騁。這當兒，他既不顧及人家，也未必注意自己，那一意找尋着的，只是一個個的咽喉；找着了，刺過去這是敵人的！

然而幻象也像好夢一樣，受不住歲月的積壓，就此破滅，我於是一無所有。

~~然而~~只是向着心底的搜索和探求。

~~然而~~記得彷彿有人把人生比作戰場，而我們也正是一個個的戰士。倘真如此，那~~就~~慚愧得很，我已在這戰場上活了一世紀的四分之一強了。使人辱沒的是並不~~像~~，卻只拿着一枝小小的筆。但有人以為筆就是鎗。我想，這傢伙是在替我

掩蓋着短處了，報之以無聲的苦笑吧。

我就再也塑不起這失掉了的幻象來。

有什麼辦法呢？青春已默默地逝去，而我還只能拿着這一枝小小的筆，在人生的重圍裏奔突。疲倦了，休息一回再來；倒下了，摸一摸頭皮，自己又爬起來。這就算是鬥爭，讓生命和文字膠結着，使自己沒入於書堆裏。

但我畢竟並非英雄，寫下來的，多半只是雜感——對社會和時代的嘮叨，決不嗒嗒叱咤，也真難禁絕人家的冷笑。去年，有一位朋友曾說，我的近年來的雜感，漸漸地有了散文的傾向，而且還以為這是生活磨折的結果。試一回顧，彷彿也真有這樣的事實。但是，這可又是『記住自己』的證據了。

現在，我就把這些證據送出來，這里是四年來的一些較長的雜感。說是較長，因為過去所寫，都只是不滿千字的短文，這些還是聽從了魯迅先生的勸告，動手試寫的。好比叫化子愛着他的爛瘡肉一樣，在我自己，也是比較喜歡的幾篇。

倘不是故意作偽，我想，文章總是沾着作者的血肉，蘸着作者的思想的吧。加以結集，正可算是無情的自剖。這一回，我也忍住痛，切開胸腹，掏出五臟六腑，血淋淋地，放到新進批評家和『批評的批評家』的座前，一面又再拜致意——

請！

這恐怕也是『新奇有趣』的吧！

但在我，卻別有一點嚴肅的意思，我自信是還有一點虛心的。名之曰投影集，一是說在這些文章裏，我曾投下過些些時代的影子；二呢，則是一點祇和我自己相涉的小小的紀念：『影』是我的女人的小名。

做着這樣的紀念的時候，總是很不舒服的。明知無益，却還是做了，這大概就是所謂人生的悲哀吧。

唐弢，一九四〇，二月，記。

目錄

• 序

一九三六年

從宣傳過去到接受未來·····	一
關於女人的書籍·····	七
爭取言論和出版的自由·····	一二
悼念馬克辛·高爾基·····	一六
雨夜雜寫·····	二八
釋放四題·····	四〇
謠言種種·····	五六

私議二章·····	六〇
紀念魯迅先生·····	七四
關於一柱樓詩獄·····	八七
盛世的悲哀·····	九四
隨思錄·····	九八
一九三七年	
我淌着冷汗·····	一〇七
愷撒和羣衆·····	一一四
關於歐化·····	一二〇
「提起時代」·····	一二四
性愛和文學·····	一二九
紀德往何處去·····	一三七

關於文藝翻譯·····	一四五
一九三八年	
少年隊伍的魯迅先生·····	一五三
一九三九年	
關於歷史題材·····	一六二
心上的暗影·····	一六八
瓜蔓集·····	一八〇
我要逃避·····	一九〇
株連草·····	二二四

從宣傳過去到接受未來

『黃禍』這兩個字，據說在歐洲是曾經造成過若干恐怖的，但對於我們，却導演了不少喜劇。——幾年以前，我們文壇上的有些英雄們，曾經高聲地喊出口號，說是要隨着成吉思汗，去征服幹羅思，去做歐洲的主子。話是說得非常漂亮的。但時光毫不猶豫地過去了，歐洲呢，及到如今也還沒有什麼黃色主子，事實證明了這不過是破落戶子弟對於祖先的可憐的夢想。

這種夢想一直縈迴在可憐的子弟們的腦裏，直接或者間接地助長了封建勢力的復活。讀經也，存文也，尊孔也，表章節婦也，反對男女同學也，都可以在這上面得到解答。但抱負最大，成效最著的，却還得推文壇和藝壇，因為新的成吉思汗已經爬上了這兩個壇，說是要拜將祭旗，打到歐洲去了。但可惜的是，以前那些喊口號的，却

並不在內。

這事情得分開來講——

向直頭髮，黃皮膚的同胞們談論中郎子才，提倡六朝晚明，在文壇上，已經是過去的話柄，不算時髦了，這回是要向外發展，當然，向外發展是好事，但怎樣發展法呢？第一件的大功據說是翻譯李笠翁的關於女人的作品，大概選姿第一，修容第二，治服第三，習技第四等等的名文，都要在黃頭髮，藍眼睛的前面出現了。——這不是美人計呢，也難說得很。——我不是執紼子弟，不會眠過花，藉過柳，實在不懂怎樣去把女人當作玩物，給自己欣賞，玩弄，所以也不配說什麼。現在姑且從選姿第一裏摘一點出來，這雖然未免有斷章取義的嫌疑，但我的目的就只要大家知道笠翁的作品裏確有這種東西，所謂『以見一斑』罷了。

「人處得爲之地，不買一二姬妾自娛，是素富貴而行乎貧賤矣。王道本乎人情，焉用此矯清矯儉者爲哉！但有獅吼在堂，則應借此藏拙……」——眉語。

『人之根本維何精也，血也。精色帶白，血則紅而紫矣。多受父精而成胎者，其人之生也必白，父精母血交聚成胎，或血多而精少者，其人之生必在黑白之間。……』——肌膚。

『……婦人避羞，目必下視，我若居高臨卑，則彼下而又下，永無見目之時矣。必當處之高位，或立台坡之上，或居樓閣之前，而我故降其軀以矚之，則彼下無可下，勢必環轉其睛以避我。……』——眉眼。

『……使脚小而不受脚小之累，兼收脚小之用……其用維何？瘦欲無形，越看越生憐惜，此用之在日者也；柔若無骨，愈親愈耐撫摩，此用之在夜者也……至大同名妓，則強半皆若是也。與之同榻者，撫乃金蓮，令人不忍釋手，覺倚翠偎紅之樂，未有過於此者……』——手足。

『古云，尤物足以移人，尤物維何？媚態是已……凡女子一見即令人思，思而不能自己，遂至舍命以圖，與生爲難者，皆怪物也……』——態度。

其他修容，治服，習技裏所談的，是教女人們怎樣挽蟠龍髻，裹金蓮脚，薰薝薇香，學飛燕舞的，我不懂這對於鬆髮高鼻的人們有什麼用處。倘使是要作爲中國文學征服歐洲的先聲，則也實在淺薄得很。譯者除了向他們說出了自己的祖母們曾經這樣地做過祖父們的玩物以外，另外是什麼也沒有了。

同樣的情形在藝壇上也可以看到。我們的故宮寶物不是作了先鋒，浩浩蕩蕩，殺奔倫敦，如入無人之境了麼？現在這先鋒隊是到紐約去了。當他在倫敦的時候，據電訊所傳，來歡迎這王師的，不下幾十萬人，那盛況就可以想見。威廉姆·李衛林（William Liewellyn）爵士說：『無論那一個，我碰見的，他的家裏總有一件中國磁器，即使只是一個新的糖漿罐，也自以爲是明器，趕緊把牠放在度架上。』這被譏諷的雖然是英國人，但他們瘋狂地愛着的却是我們明代的東西。而且，他們的出醜，原也就算是我們的得意了，可憐的成吉思汗的子弟們！

不過我們也畢竟並不是一味宣傳，一味向外的民族。我們並沒有忘記老家，所

以也還懂得接受。這幾年來，但看奇奇怪怪的筆調在文學上的盛行，莫名其妙的東西在圖畫上的出現，這些算什麼呢？據說是未來派的藝術，那師承來自意大利的馬利奈蒂（Marinetti）。不過，一到了我們這裡，其實是早已變換了面目的。

本來，在墨索里尼大出風頭的今日，我們接受一個馬利奈蒂，也並不算過分。不過馬利奈蒂不但做過一些未來主義的小說，他的徒從們畫過一些未來主義的繪畫，事實上，他們對政治也還有他們的主張。愛利斯托拉都伐（A. Elistratova）說過，那些未來主義者是擁護意大利帝國文學的政策，宣傳意大利的軍事化，和要求殖民地的擴張的。一九一三年，在一部叫做未來主義者的政治宣言裏，那些未來主義者說出了他們的信條，是：

『意大利的絕端自主。意大利這個字也比自由還要重要。除掉做弱者，和平家，反意大利者外，一切都容許自由。需要更強盛的陸軍和更強盛的海軍；以意大利為榮耀的國家，對於世界和以農業工業商業立國的意大利，戰爭是衛生的。對

於農工階級者要實施經濟保護和愛國教育。實施粗悍的，陰險的，侵略的外交政策；殖民地的擴張；大意大利主義。反對向文化，古典教育，博物院，圖書館和古跡的愛慕，而崇拜進步，速率，運動，健康和勇敢的人格。』

這些信條有沒有被捧到中國來呢？倘說沒有，那就『肖』不得。倘說是捧過來的，這不也正如高爾基所說的『現在連一條勉強可用的褲子都沒有，而爭論着關於未來的天鵝絨的衣服』那樣聊以自慰的夢想麼？

宣傳過去和接受未來，大體上似乎並不怎樣壞。不過所要宣傳的過去，必須是所以產生現在的過去；而且所要接受的未來，也必須是從現在出發的將要到來的未來。我們不能虛無，誇大夢想。

我們得更注意眼前的現實。

三月廿五日。

關於女人的書籍

聽說有一位先生，打算翻譯李笠翁的關於女人的作品了。這消息曾經使我覺得奇怪，因為由我看來，談論女人的怎樣挽髻，怎樣裹腳，其給予髮髻高鼻者的印象，除了有趣以外，實在是一無所有的。便是在中國，這也並不是一部了不得的好書，長洲衛永叔的悅容編，也許還要來得高明些。某先生的看重李笠翁，那理由我想不透，不過這實在是不風雅之至的。

但我的說悅容編比笠翁偶集高明，却又正是從風雅着眼的。李笠翁談肌膚，談修飾，談習技，而衛永叔却更進一步，注意到了選侍，雅供，博古，尋真，晤對，鍾情，借資，招隱等等，他所最看重的是風格，是雅人興緻。站在某先生的立場上說起來，是更合於

● 悅容編見枕中秘，其載於快書者，則易名驚鴻譜，樹屋書影謂係梁溪葉文通所作，未知孰是。

理想的。

但自然，也仍舊不是了不得的好書。

關於女人的書籍，在中國，要尋一部比較可以滿意的，實在少得很。我們的祖先們的對於女人，一向是以奴隸相看待的，他們把自己的妻女關在閨闔裏，項鍊，手鐲，指戒，耳環，鎖得不能動了，而後之大丈夫們，偏偏還要玩小腳，這自然又是一個致命傷。女人們就這樣一天一天弱下去。年代一久，惡意漸泯，這時候就只落得了一點玩弄的邪念，女性的身上釘滿着男性的眼睛，嘻嘻哈哈，說是『好看得來！好看得來！』了。於是乎，就出現了研究這「好看得來」的書籍。

悅容編和笠翁偶集，大概都屬於這一種。因此也抹不去那裏面的蠻性的遺留。在時代和意識逐漸轉變的今日，早已變成古董，失去效用，反而不如關於女人們的掌故，習俗，如夢梁錄裏所載的，較有意思了。

但這種材料，事實上却又少得很。即如夢梁錄，也只是附帶的提及。牠還是男子

的園地，並非女人的專書。

過去的關於女人的專書，是極少的。原因呢，正如我上面所說，是爲了女人們被軟禁起來，被當作了男子的私有品，無法自顯，因此也不被人注意的緣故。但自然也有例外，譬如后妃和娼妓，就大都不在內。

她們雖被玩弄，壓迫，却仍舊還有關於她們的專書。

后妃屬於御用的東西，應該另眼看待，是不成問題的，古之娼妓，盛行於京師大邑，賣歌，賣舞，賣肉體；她們交接大官，酬應名公，不同於尋常的巾幗，有幾本專書，也還是不成問題的。不過前者大抵出於史臣的閑筆，而後者却是狎客的舞文。倘加比較，則認真和隨便，發隱和遣興，正經和玩笑，這就有了不同處。

這不同處是顯然的。狎客們大抵只記了一點娼妓的才情，脾氣，色藝。而后妃的專書卻不然。作者是要做翻案，打不平，所謂『伸枉表微』如東晉時候無名氏所撰，後來收在漢宮春色裏的漢孝惠張皇后外傳兩篇，如遼王鼎的焚椒錄，就都是的。至